

經部

周易象辭卷十二

餘姚黄宗炎撰

䷦ 山下水上 蹇

古今禍難之興无不始於乖離天地和洽則雨暘時若天地乖離則五行失叙人情和洽則元首股肱明良喜起人情乖離則君臣父子唯億萬心妖孽生於幽隱舛逆在於跬步凡一動一静莫非艱難危險之

事此睽之所以必至乎蹇也夫五官百骸之用最先在目目視既審其行乃確睽已目失其職足之步履未有不蹇者蹇益行而不通之謂卦以水山取象山本高峻拔出於地上水本潤下由行乎地中今水反加諸山上其倒置已極將使滔滅彝倫陷溺人心者無所不至矣推原其故北方之水性欲東注有山以塞其東北使其不得放歸東回沇激湍遂成懐山襄陵之勢禦災捍患唯有因勢利導行所無事水必就

下有來无往晝息壤以障洪水无驅其復往之術疏瀹決排亦唯受其來而縱之斯无事也斯利也水山皆東北之卦濟險之人與濟險之道必身立乎險外始可有為彖詞所以云利西南不利東北蹇有用足跋涉之義故六爻多言往來初居最卑地下之地汎濫之所究竟如人雖微賤未有救時之責而人望已歸譽之象也二居地上下民昏墊為王臣者蹇蹇獨勞也三在山巔水不能久留反而趨下復其常也四

為水體水來聚會无不連合也五以天下為蹇其蹇乃大一人憂之羣臣恊力為朋來之象也上處最高水不能及卦終險夷水亦治平山仍巍然而碩大也即水落石出之意　蒙山下出泉其水乃山之生氣所成孩提親愛可達天下唯果之育之至壯老而不失斯為大人矣蹇之山上有水其水乃汙合亂流化為狂濤反覆梏亡迷其本性唯反其既往之犇放修其敗壞之習染斯為補過矣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水險山止有危難而行不進此蹇之象蹇之義也夫流行不息者水阻礙不遷者山山雖塞水之去路水必潰決以就其所歸西南為地平夷廣衍可溝可瀆漸趨于海東北為山綿亙澀滯水不可通則將益其汎濫故利西南而不利東北也然濟時救世豈庸衆可能必利見有德有位之大人艱難守正獲治之吉道也

䞿蹇跛也從寒𡨄從足道路有窒塞足行不能如意若跛者之不正水流而山塞之亦猶是也小篆譌作𡨄從寒省義雖可通而鮮多支離矣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蹇者行逢閉塞動皆窒礙人生之患難也有險在前未可身試見而能止待時而行知彼知此其智已哉

山靜水明所以成其為智也蹇之利西南者九五一陽往居平夷之地而得中也坎水一竒行于二偶之中是水由地中行也不利東北者水過山而無可流其道路已窮極也水拂其潤下之性則發為狂濤川瀆不足以隄防而蹇終不可濟也利見大人者謂有其德則知天時地理而舉錯得宜有其位而經營度量天下之人民信從往而有為何功之不成也陽剛中正之君而當位獲吉乃其正邦國之明效也古今

之運會一治一亂因時而致用使亂者復還于治是蹇之所係者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山高水深水行山峙山實水所發源者也逆而駕乎其上天時人事未可力爭故其象為蹇君子知横逆之在於世者悖上下之常道變萬物之恒性多有出于情理之外既不得論是非亦无可與怨尤唯當屈其前進之氣自反于身修其德所未備而已豈能與

氣運相校乎　待時非空空坐守以待時世之自平必反身修德增益其所不能始可以有用爾

初六往蹇來譽

蹇難之初往而嘗試是為禍始也退而潛隱于下其身志不染於降辱彼有心世道之人咸欲物色之以為他時濟時之用雖處下位已為人望之所歸而名譽日章矣唯不求譽故聲聞莫得而揜苟躁進以圖僥倖所遇唯蹇名實兩喪矣君子貴知時也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雖物望歸已而虛名易於賈禍尚宜待時而動聖人恐人誤以虛名之及易于任事又申其義

滇待竢也從彳從寺寺有拘守之義凡行欲遠去拘守不進將有竢待而然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以身許國為王之臣天下之蹇皆王所拯救而王之蹇又其臣當代理故曰蹇蹇既任天下之重已溺已

饑雖獨切于我凡其經綸勞瘁俱非因吾躬頂踵之故而自為謀也五剛中濟世之王者與二柔中順承之臣子相應王則知人信任之專臣則忘身報畣之至

故故使為之也從攴從古古人立法後人但當奉行亦有因久而敝生者則不可不議變革之道在人執策而損益之使所為者通今而仍不背于古也以其有酌古之義借為典故以其有長久之義又借為故

舊以其有更改之義又借事故物故戴侗氏杜譔作從攵久即古也意則重複義則疏淺矣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以天下為己任雖極其胼手胝足不敢自以為賢勞而有所怨尤也

九三往蹇來反

陽剛居上下之介有濟世之才者滔滔天下以一人砥其横流總未可犯難而即行然反求諸身斯世之

安危治亂无不並陳于胸臆可為王者師矣反與反身修德同　處蹇難而恊力輔嗣所謂同濟也然其才能必屬諸陽剛而為上下之所頼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反身修德雖未即施於天下而內行純備家庭鄉黨固以喜之矣君子反身而誠樂以忘憂其內亦未嘗不喜也使其少年逢世豈能若是

六四往蹇來連

離下而上蹇難當除之時居得為之地亦除去蹇難之人也然濟世須陽剛之才四上承九五下鄰九三連而合之何功之不成苟獨擅自専豈能出險人技若已人聖心好即此之謂

𨐋連負連也從辵從車人所負荷之橐槖累累聯貫步行如車載也今與聯通用負連之釋隱矣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四陰當位而虛唯虛故能從人三陽當位而實唯實

故能有所旋轉負運以實物當位以實人

九五大蹇朋來

人君憂時恤民必非一手一足所能匡救唯有知人善任天下之大蹇使百執事散而理之一人舉一事一事有專長朋來會合而分其憂勞雖有大難无不克濟天降災禍于一世必生救災定禍之人於此時但有知與不知用與不用爾能知能用災禍隨消不知不用賢人君子老死饑寒災禍蔓延流毒數世至

天怒自息而後其亂漸平此權實操于人君彼人君者亦何樂乎災禍何讐乎治安而必欲助天為虐也益亦三復於大蹇朋來之辭象乎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節如節制之節大化之鑪鞴悉屬于人君之鼓鑄汲天下之寸長則人无不可用唯患舉錯有私則賢能日遠以中為節其大智也與何畏乎大蹇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碩與碩果之碩同山之象也剥之碩在上故云碩果言其高也蹇之碩在三故云來碩言來而向下也九三以剛正之德砥然中流挽舉世之狂瀾内外咸賴以濟蹇上獨與之相應舍此更復何圖所以往則蹇未可出來則得碩可倚同心併力患難可平蹇至于此方能獲吉然其權其勢自操于居天位之大人九五剛中饑渴求賢以致朋來之慶上之利見天下皆雲合而影從矣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内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有其才而无其位與有其位而无其才功俱未可成也來碩則志在内卦之九三見大人則從九五之貴以大有為之君用能勝任之臣撥亂反正斯其時哉

☳☵ 水下雷上 解

皇天降亂民生塗炭天地好生之心或幾乎息矣及乎厭亂悔禍始有聖賢出而任事驅除斯世之患其經綸措置雖非朝夕可定而天時人事實有條然丕

變者蹇難之後所以繼之解散也天地之氣閉藏沉錮萬物摧殘陽明剛正之道漸萌蘖于幾微其醖釀既久雷振起而破其陰翳雨和暢而潤夫枯槁天下鬱勃不申俱自此而發舒向也聾瞶之耳目亦盡洗滌更新矣更新則必有恩膏之及下能散其可散者而後天下歸之唯務于寬大而不可有係戀覆載雖廣无所棄取寬大也執守雖固多所遺失係戀也寬大之至以舍為獲如田如射舍其矢以獲狐與隼狐

性埋伏隼性飄揚能舍則極高極下无不致諸羅网係戀之至雖以乘車之貴猶不忍暫離其囊槖自謂執守之固也不知思奪其負者即在其旁矣若夫為相之道无不相從為君之道其所以維持固結天下者止有解散之一途內而推誠布公舍已從人外而捐租除賦藏諸民間雖草野小人亦皆精誠貫徹矣解非緩散而无拘之謂乃散一已之私而作興天下之謂也雷雨未作萬物雖各含其發生之幾尚有所

蒙蔽而不能透達雷雨一作萬物之生氣隨其鼓動而盡出資其潤澤而流行者皆天地解散夫太和既无吝嗇亦无私授也　屯之雷未發雨未降在人君為膏澤不施人民之瞻望將移于侯國解之雷已發而上雨已降而下人民共沾其膏澤所以象為君子有解而孚信洽于小人也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雷發聲而春雨至頑涷沉寒悉從此而開釋解之象

也雷居正東水居正北是解者先在東北天地之氣化王者之政治豈可有所偏私令方隅之隔絶乎故利及夫西南使四海同仁也夫水本潤下在蹇之逆行豈能長久勢必无所往其來復歸于下得水之正道而吉也今與雷相遇變為時雨將有所往以益萬物人民望之唯恐其至之不夙則又以早為吉也蒼生饑溺聖人憂勞以拯其患難患難既平聖人急為長養之意若此　分明无所往有攸往兩語截然對

係以兩吉字順理成章先儒苦苦牽強毫無意義吾

不知之矣

解解判也從刀從牛從角畜之皮觔骨堅者莫如牛

且又巨而多力最為難判其強在角屠者避其角而

奏刀可以披卻導窾无全牛矣所謂迎刃而解者是

也此即理此即義也天下事物雜亂患難乘人亦必

有所當避有所當披導者雷雨之解天為之患難之

解人為之天為者義理出于自然人為者須尋繹其

義理而後合于自然也以其有散釋之義故為解事講解以其有離去之義又借為發遣之用𡖍夙早敬也從夕從丮持事之意人之莫氣昏惰无取凡言夕者多為明日有事而預戒其期于今日也古文作佰佰從人從百百舌之貎也取言語預為告戒之意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卦何以為解水性險而雷性動動則能達乎其外而免此在身之險故曰解也解則宜廣博不宜偏私自近及遠直至於西南天下之民歸之一往而得衆庶之多也向水在上今來復于下而二得中乃水之正道也除患難施恩澤當速而不當緩故以夙往為有功也自冬徂春天地之氣陰慘者日就于發舒雷以下升至天雨以上降及地一時並作百果草木之萌芽苞孕于孚甲者皆拆裂而透出豈有所勉強造作

而然乎皆因時至而自解也故禍亂方興智无可施其謀勇無可施其力雖聖賢亦不能與天爭也迨夫時既至矣雖庸夫豎子皆可起而乘其勢蹇之解時為之也夫子特贊其大言時而不言用屬之天者多爾蹇言時用者不欲以咎歸天欲人自盡其事也㭊

折說文闕裂也從手從斥江斥將崩其土先裂人之以手折物碎裂亦如之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陰寒凝錮萬物枯稿雷自地起陽氣隨之直達于上雨自天降和藹滋潤之脉流通于下前此之慘慄盡消釋矣雷雨作而象解也君子憫生民之凋敝陷于過罪寘上失其道使天下昬迷而至是天地好生之德无乎不在偶因雷雨而流露為民父母以天地之心為心哀矜其既往赦之宥之咸與維新使各遂夫生生而已

赦赦置也從攴從赤人所犯者乃薄罰以置之使悔

改也謂小撻之使其皮赤而已或從亦作赦謂既小擊之復扶振之也宥宥寬也從宀從有君子不忍以法加人尋其有可寬之路使復還其家也辠辠犯法也從自從辛辛屬金秋官肅殺為刑獄聖王仁愛之至凡于刑獄必推其所自以求其隱情未敢即繩以法也秦人以其上類皇下佀帝借魚網之罪罪為簿書之用是網民也仁愛之心安在

初六无咎

難之初解人人喜補過之有地此非人力乃天時也故直云无咎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陰陽交暢雷雨法施初比應四皆剛爻也剛柔際會不吐不茹人與天合義當无咎

九二田獲三狐得黄矢貞吉

雷雨既作農事伊始二當地上稼穡之所也故田以除其害苗者獸三為羣三狐謂狐多成羣雖當春夏

不得不田田而能悉獲者以其得黄矢而為躬之用也剛中之臣應柔中之君有賜履專征彤弓彤矢之象故貞而吉

狐象解見未濟彖辭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九二之所以貞吉者自上卦而復下卦又得中道故也中道而行何邪媢之不解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人難聚而易散其最足以離散人心者莫如聚貨財貨財聚而劫奪興禮傳所謂財聚民散悖入悖出者也位處下卦之上乃有國有家之人固守其畜積之物不忍頃刻離身即在輿也猶然負之而且乘焉其為鄙賤之狀至于若是彼必自恃其守護之慎密无間可以竊發豈知寇盜旁觀適足以動其非分之思實在上之貪鄙斂之使然也不能解天地之恩膏而必欲私于一身者類如此豈不足為羞恥乎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夫以乘輿之貴而自負其財物彼方自為得志其狀貌之猥瑣鄙陋即此亦可醜矣人徒知刼奪之禍成于寇盜而其所以啟之者實自我致其兵戎爾乃專歸咎于寇盜又誰信之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一官之守一事之任必欲有所執持以自盡其所長惟居具瞻之位者不欲其守一已之見違拂于衆人

四膚起之雷激昂決斷天下憚之唯其至公无扰能之可試无意必固我之可私解其一手所握固之力則凡為我之同類者俱進而孚誠自不可散矣彼善皆我善彼功彼能皆我功能也三身負而寇至四解拇而朋至解負與解拇孰難寇至與朋至孰樂為民上者蓋亦審諸　按拇將指也人之握物大指不力則不固咸之拇因在下而借為足指今反因借而附會以從之非也涉險以足解難以手手援天下豈理

也哉硜硜執持此匹夫細行非大臣事也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固執自守非當位者之事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雷雨既解散其膏澤于天下使天下之飛潛動植各自因其靈蠢而發舒其性情君子雖爲聰明睿知之聖未嘗自任其耳目心思善與人同用中于民其所以維係天下牢固而不可拔者止有解之一道更无

他術能解則吉也其誠其信感格于愚夫愚婦天地同流有孚于小人君民始固結而不可散矣　四解拇大臣无技之象朋至同寅協恭之象五有解舍已從人之象孚小人於變時雍之象君相皆解德與效各肖其職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君子不能解小人之攘奪斯起君子有解小人无不退而聽命茍子不欲雖賞不竊也　先儒以扶陽抑

陰進君子退小人為讀易綱領横據于胸中處處屈經傳以申此説矯强雜揉意旨索然如曰有孚信于小人之退天下有此駢挙句法否君子小人大約以位言之時居多自生嫌疑自開戰争非天地度量聖賢之胸次也

上六公用射隼句于高墉之上獲之句无不利隼句獲之句

鷹隼霜後始擊雷雨既作非其時矣但恣夫貪戾之性忘其羽重風回不可以高飛且不藏身林木顯然

特立于高墉之上唯知貪食而害物戀戀不能自解公惡其凭陵觀望用弓矢以射隨即獲之彼將何所逃罪哉罪人斯得何不利之有　人負物不解隼見物不解俱患得患失之心使然也雖有人鳥之異而其見利忘害不異也負物者物為盜奪見物者身為人獲即莊生栗林之喻君子視富貴如浮雲佛氏重解脫正是此意　往古來今成毀相因无不解散之物田獲狐墉獲隼我不能解彼為解人失人得或解

或聚一聽諸時而已君子不可以不知時

䠶䠶弓弩發于身而中于遠也從矢從身或從寸作射射謂中的須有法度也此皆會意不取象形或作𢎘則稍兼象形矣隼隼從隹從一鷙鳥也鷙鳥不雙棲一擊必中故從一說文謂即鵻字屬鳥部注曰祝鳩也意隼即隼之省體復贅鳥以混于翩翩之鵻斯成俗書矣愚按鷹之為文有隹鳥並著者今隼亦有隹鳥並見之文豈指鵻隼能擒搏衆鳥之事與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時當解散不宜有所係戀隼貪物而不能捨是悖道悖時之甚者公從而解之

悖悖亂也從心從孛孛乃草木生長有襍亂之義心不專一意識種種萌動自不順序矣本從言作誖謂言易出則多亂也籀文從兩或作𢡃或𢡃疑而不定兩相違背也古文作𡿪𡿪從子從出為子而出其背畔父母可知尤覺簡當明切

蹇之患難侶成于天者君子不敢怨尤但反身修德以安義命盡其補救之道皆歸功于人解之動而出險君子不敢貪天功以為已力乃赦過宥罪而薄責于人患難未嘗推委安寧急欲解散足為縮手患難攘臂功名者之戒蹇之時人君亦在患難中主雖英武又必欲才能之臣為佐朋來先在于五五始得人而用解之時人君慮已施其恩澤于天下小人无不歡欣鼓舞須輔弼无私脅力股肱輻湊而進朋至先

孚于四四可同寅和衷茍蹇之朋不來于五天子未可云知人解之朋不至于四帝王未可為大度蹇難與解散異也

☶☱ 澤下山上 損

險難既解人情懈怠其趨事赴功俱緩而不亟緩則所失者多矣故損繼解雷風為天地之長男長女稟天地之氣最盛山澤為天地之少男少女稟天地之質最巨萬物之賦受无不氣先而質後者山本居高

澤本居卑其形質固然惟澤之氣能上通乎山山之氣能下貫乎澤則山常潤而澤常積草木藉以培養而發生有交相感應之義其卦為咸今山之高者自高澤之卑者自卑雨露之所濡溼俱流而就下其所承受者不能展輸上達則山將枯槁而不榮澤惟一往而不返其為焦土為淤濁俱无生生之機所以謂之損也少男少女血氣未定共居一室其嗜欲亦足以損人凡天下祿位名壽動人欣慕者无不可損我

者也則其損為虧損為傷損皆為惡德加以減省為義用廉草貪用靜勝躁用簡御繁是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无為損聲色則耳目聰明損馳逐則百骸和調損罔念則心思睿智百姓所說我躬獨止血氣所說天君獨止寧處不足毋處有餘寧安卑下毋安崇高則其為損也虧損傷損何得而入哉夫惟能自損故不受人之損此以人事而合天者也天者何時而已矣時者理勢之自然天地鬼神所不能違大傳

謂盛衰之始盛衰即盈虛也虛者衰之終損之至盛之始也盈者盛之終益之至衰之始也盛衰相倚如循環必視盈虛而遞轉能損則虛恒虛則不終于衰日中月望君子不由也卦以損下益上為義國以民為本高以卑為基損下益上固非美事所以明損然下說則民力所堪上止則不盡民之力雖損而不為害下三爻本☰損九三變六三以益上上三爻本☶益上六變上九以損下三陽並列其勢至盈故招損

三陰並陳其形甚虛故受益初雖陽爻陽位以其處

卑僅可斟酌而量損二陽爻陰位又復得中未可云

盈也故无損无益四陰爻陰位宜得益者然邀福不

如損疾損疾乃益之大者也五陰爻陽位有受有辭

有取有與故民不病而益无窮也上居損之極其受

益宜大得臣之益校他貨賄不同又在元龜大寶之

上者能知損益之時而富貴可長保矣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亨

澤為貞卦山為㑹卦移三之一陽于上若減此而增彼故謂之損也大約人情與而增之則喜取而減之則怨有損于民而能使之急公緩私共信其非厲己是君民一體吉孰有大于此者乎豈尚有聚斂之咎乎可固守以為賦稅之正道而不變徹獨賦稅凡有所往而事事俱无不利者也當念民人疾痛稼穡艱難豈惟自奉之減省節儉且何往而可奢用哉莫大于事神禮簋矣誠敬有餘奚懼儀文之不足雖損至

二簋亦成亨也老子治人事天莫如嗇正有得于此

損損減也從手從員員者物之記数也手持其多寡之数而校量之必有所失墜矣失墜則有所毀壞而減少矣曷何也從曰從匃匃有求之義言語未定而尋求其理于何在也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卦之所以取義于損者以其損下而益上也我失人得人失我得天地緫此物力豈能民顚頷而君獨侈忲邪則其減縮省約之道必當上行自為君者始君自損而有孚誠即得元吉无咎且可貞利有攸往矣曷往而散用其損下之物雖二簋可用享蓋享禮至盛宜倫物豐腆今僅以二簋從事者實應乎時爾非謂二簋可世法也特有時宜若是也非謂凡剛必損凡柔必益惟剛處有餘柔處不足以有餘補不足亦

有時而然也盈者損之虛者益之既損則盈者就虛將復得益既益則虛者就盈將復見損但覺日月寒暑之推移而人事盛衰亦因斯以脩改損益盈虛原无定著直與時而偕行邁者也君子乗時則不受天損知時則不欲受人益矣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山澤質殊而氣通山下有澤則高高下下不相貫濡削基以豐顛之象損之義也君子思象與義知惡德

當損者莫先于忿欲而惡德之損人者亦莫甚于忿欲夫忿者強梁之氣即死氣也物之生者无不柔弱死則化為剛強古之用兵猶然善戰不怒勝戰不爭而況于居身乎是不可以不懲稍有發端即加遏滅勿使其形現也欲乃愛戀之私最足以愚人之智故求生之厚者必至于輕死古之至人不見可欲其心不亂雖有器物无所用雖有舟車无所乘何至汩没其性情而不覺故萌芽初動即杜絶其源而勿使之

流則惟窒塞為善也忿近乎剛隆起若山欲近乎柔

纒綿若澤

𢥞懲忿也從心從徵有所懲驗于心即刪刈之不使

見于外也忿忿悁也從心從分忿怒一發勢如烈火

其心不能自主為氣所分矣谿欲貪欲也從欠從谷

人之貪侈无有程限如谷之受水不能充滿所謂谿

壑難厭者也此乃氣質使然非性情之罪俗加心作

慾失其旨矣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損下益上則初在下宜損也損剛益柔則陽爻陽位又宜損也臣民正當急公緩私之時已已私事遄往以執公功可无觀望之咎然居下非盈澤底不竭隨其所貯之淺深酌而損之授者不勞受者不貪適得其時宜者也

遄遄往來數也從辵從耑耑物初生之題也往來頻數而不憚煩如草木之初生上蘖下根一時俱發兩

事皆不容暫停也酌酌盛酒行觴也從酉從勺勺乃挹酒之器如後世匏斗之類取酒于缾罍中而注之觴爵者也其容受甚寡宜計其淺深而行之于彼故借為度量之用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上恤民隱欲止其勞下急趨上說于從事好仁好義其志尚相合也即經始勿亟庶民子來之意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賦税力役之事居下以奉上固其所當然至于懷才抱德而居下位者豈能舍所學以從上乎利于守正而應上之求苟與名役同征則凶矣夫待損己以益人所損者多所益者寡此細民之職其為益上也亦僅僅焉爾惟弗損于我致益于彼其為益始无窮盡士君子行吾道以事君之謂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初與二其志不同初以從上為志二以守中為志校

諸區區益上似更大矣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卦所以命名正在三上兩爻陰陽迭换變天地之體而成少男少女使純陰純陽交易其有餘不足玄黄錯襍萬物生生之本也三陽並列如三人同行紛緼各出不能相合則損去其一人以益上而此爻化為一陰如一人獨行則與上剛柔相應得其爻以比輔專心共志无所旁分朋友同心夫婦共室惟致一而

後能成功也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一人行則相得相須之友自至迨乎三則參差不齊疑貳起矣此所以多不如少益不如損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以上下剛柔之道律之于斯時也四宜受益茍非止體用貪得以處此日奉萬鍾之養而負疾以㳂饗焉其亦稍有所樂否則益其所未有豈若損其所本无

之善也故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世人但知名利之可榮不知名利之賊身所以增忿欲以加戚戚戚長憂是戕生傷性莫甚于求益而不能損也四陰爻陰位虚而不盈損除其疾病使五官百骸无非天和不亦可喜乎豈有損下之咎哉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人之善益不如善損求樂于外不如可喜于身損疾則去我之所本无而喜即在其中天下望益者必有

損求喜者必有憂疾本我所無損之即為益非有益于我也喜非有所喜但喜其疾之亡非有喜可期也即損是喜不必分外增加人人可得當前即是者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君位宜受天下之益其所來之方與所授之人不可一定故云或龜藏明守智默與神通可以驅大疑決大計有國者之物十朋之龜即天子守龜尺有二寸之類所謂昆命元龜遺我大寶龜者是也豈珠玉錦

纁其他玩好可比乎我雖不敢重煩臣民將遑而不取然人心所係誠悃是將乃莫之致而致者欲違之而弗克此非常之吉乃元吉也彖辭元吉正屬于五則有孚不言可知　古者龜貝並用俱兩兩兼行故謂之朋每朋以大小定其貴賤十朋之龜其大為極一龜而直十朋者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夫曰或益之則不知其所自來矣人君富有四海不

藏于府庫而藏于民間下民之所喜說即為上天之所眷注五之元吉蓋自上祐而能然　解經者多泥于損三益上之象謂上受三之益嫌非君位推以與五故文言或益傳言自上此以象害意也陰陽往來豈同臣庶金帛小兒梨棗可以搬運遜讓者乎若然是為大君而僅受此轉展之醜遺其為益幾何哉易者變通神明之書未可拘拘論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損三益上以成卦則損者无容再損其受益者未可涯際蓋以弗損為益如澤之蒸雲吐霧而輸于山山雖受其滋潤何嘗稍減澤之涓滴乎惟居損之極雖體剛而不為盈也不盈何咎為損之正道故吉且操此術以往所往皆利凡彖辭之美德皆歸焉三以友上為得友剛柔相濟有餘不足相補救也上以應三為得臣下能事上柔能承剛有比輔之道也大約卦象以內為家三內之二之初應五應四各有所益不與三為

伍所以謂之无家即國爾忘家之意故夫子以致一證之　臣不必專歸天子國君亦有卿大夫大夫亦有家臣不過因卦有上下即取臣象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合志則志欲因人而顯中以為志則志在我而望行大得志則凡在我所蘊蓄而期望者俱見之于事業聲施天下矣行恭儉德謙讓治无為顧不至乎哉

☳☴ 雷下風上 益

夫物損之則虗虗則有承受之地土虗為行潦勺水歸之虗成江海為百谷王心能虗義理无不湊集位高而虗近依遠趨人民莫不以善告益孰有大于此者乎損正所以成其益故損益相因而序也損益二事若判然不同實一幾相貫稍有前後爾轉損體而成益反山澤為風雷損乾下一陽以益坤下一陰之象物以下為基國以民為本培其基固其本所以美其辭為益世衰道微惟知惟辟玉食以四海而養一

人絶无一人憂萬方之事彖傳言至損上益下不覺歡忻鼓舞極其賛嘆如身逢盛世其實合兩卦彖象而並觀益之振動變更不若損之恬澹无為也家饒則多費國富強則喜制作多學而識則恃聦明而輕性天益止可施于民以民最下雖日有所增加終不至夫盈滿故也雷之一陽壓于重陰未能破閉錮而自起風之一陰束于兩陽亦未能閉鬱結而自散然其壓束之微陽纎陰必不日就于消滅將漸而增加

而奮發微陽之氣至迅厲而為雷纖陰之氣至猛烈
而為風振作鼓盪兩相宣暢陰助陽以驅陰陽助陰
以闢陽則又陰陽交益于一時者也初大作二享帝
三凶事四遷國俱勞民動衆𢝺然共舉不幾以益下
者困下乎五能以惠心行之皆愛民以勤民不為姑
息之政務令久安長治可法可傳非更改變易一洗
舊習之因循无能為也大綱既定宜安静以守之永
為恒憲苟于此復求益焉則上所以招或擊也損不

終損而得益益不終益而致擊故戒衰之始君子貴知時哉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君愛其民能損己以益下民心欣喜歸向用巽入而行動作何適不從故利有所往以成事功徼獨順行坦途即蹈險履危亦皆平夷而不難雖涉大川而亦利也如下四爻皆有往涉川之象惟在五之孚惠而已三代以還驅民涉川莫之敢逆豈尚存益下之心

與

㳑益饒也從皿從水皿所容受者少水所增加稍過則溢出益之字義亦非美辭風雷成卦无有坎兑而益文從水彖有涉川其故何也風雷交作必有雨以應之此彖外之象以其非本卦之所有故僅見涓滴于噐中爾　葢為非分之增水亦從卦外而至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

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益之取象以損上卦陽實益下卦隂虚小人力養君子其分宜然不若能反所賦税以賚于下民之感恩說服无有疆界可限也貢助徹之法既立其澈也惟知逆取于下以富上父子相離老弱填乎溝壑天下凄慘而无色澤減十一之正供散為田野之膏血自上而下及于下民天下皆春氣和藹其道盛大且赫奕有光輝也五為中正之君二為中正之臣往而任

事必不至于勞民民已蒙其福慶三與二三位連正東東南為木道兩木相合刳舟剡楫以行何大川之不濟益所動作出以巽順日漸加進无有窮盡之處天氣下施于地地承受之生生萬物其益豈有方所為之究竟乎凡天地所以益物之道周旋不絕春夏固益秋冬亦益也長養固益秋冬亦益也王者益民之道亦與晝夜寒暑偕行而不息也　益道與時偕行乃因時損益之意王者之政令有在昔日則利民在

今日反害民有在前日為易事在後日為艱難不酌時而行益民即所以病民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風雷者陰陽發舒之盛氣鼓動天地之槖籥風散陰氣以及下雷舉陽氣以達上然後陰陽交得其平而為益于萬物也君子見風雷變幻不常人之德業豈可物而不化見善有可從則棄其故武急于遷從以相就吾有過之當去則盪滌其萌芽必使更改而无

遺雷厲風行盡除其苟安畏難之積習學問進益孰踰于此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

自上益下初最宜受益者也象雷體奮發之一陽當鼓動興起以有事盖生生之氣亦經綸之樞紐也欲開闢萬世規模置諸民康物阜豈因循苟且所能辦哉其利用有為者必大有所造作如井田以養民學校以教民軍旅以衛民使後人奉為典章守而勿失

其益下也非歡虞小補之謂元吉无咎斯可矣夫卦自損以來但知損民益君剥削餓賸寒餘之膏血聚而斂于一庭泥沙以用之肥肉腐庖廐馬踐粟委棄皮幣珠玉于窮年不省之區猶復鞭朴其瘡痍賣鬻其妻子而展輸堆積新故敗壞莫為紀數上焉者有之不足為增增之不足為樂无之不足為減減之不足為憂下焉者稍得遲緩其須臾則飽食煖衣父子和順苟不顧其緩急餓莩盈野室家塗炭三代以後

之人君吾不敢求其宫室之觳于阿房建章也吾不敢求其嬪御之僅如周禮也吾并不敢求其珍禽奇獸弗禄食太倉也其逸豫驕侈之具俱與今同僅求其不取无用之物終身未嘗一御耳目未嘗一接者以寛民命有何害于崇高富貴乃數千年來竟莫或議及也漢因乎秦唐因乎隋損下益上以井田之例校之奚啻十取其五井田者官授民者也猶然助耕而已謂為十一今田則民所自置者本无毋錢而強

奪其子息沃壤如江浙每歲耕穫官幾十七瘠土窮鄉亦取其三之一加以雜辦差徭有盡以輸官而不足者有悉償以恒産而不足者何必旱潦為虐哉天恤遺黎生聖人居天位非大為振作安能革數千年之獘政乎利用為大作或有鑒于鹿臺鉅橋而立斯象與所以為益下之首事也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能使斯民元吉无咎誠可法可傳矣豈在下者能自

為厚生之事乎必在上者有以致之爾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賢聖之君損上益下宇內含生无不受其膏澤二特

有中正之德自與編户不同尤為當世所注意者不

覺其大寶之駢臻矣益龜弗違與損五同辭五為君

位受益其分也直謂之元吉二位非君因時受益當

省克欲毋貪毋盈永守其正道為吉禍福之集于人

莫可測度不得不歸諸鬼神推諸天命柔順中正上

格天心王者以此承天享帝帝即錫王以百福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王能益下以及民帝亦益下而享王之誠敬故吉也　或問二非君位此爻言王且云享帝又為王者之大禮何也曰人君下賢豈分財推解所可比乎將以共祿共位此賢人者固簡在帝心者也得此帝臣薦之于天而吾民受益无窮期矣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益非一方不可預定自其分外來集于此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人君愛民與父母之保赤子同其用心所以培養護佑之者无所不用其極益之以平日未已也益之以嘉美之事而猶未已也恐強梁害善不可不修刑獄虐亂治不可不講武刑三赦而不得則徹樂減膳兵以喪禮行之皆凶事也思益下之道詳盡无虧防患未然无可奈何而用凶事仁人君子委曲愛民之

法則也故无咎然古今損益有治法而无治人即吉事行之久亦生獘況于兵刑之凶事乎惟在我確有誠信愛人之心居上下之交獲上治民位乎其中而行政損益得宜无媿立法之至意然猶不敢自專告諸先公用圭以薦禮極其隆也　位當風雷相薄有搏擊戰爭之象侶刑侶兵而為凶事三四俱上下之交俱為中行周祖后稷唐虞諸侯也文王生末為天子三四之告皆稱公倘泥于爻位之例三四象公二

在其下反象王象帝將置五于何地乎故知讀易无例也　周禮琰圭以易行以除慝正用兵刑之微意
圭圭天子公侯伯所執之瑞玉又用以祭天祀神者也從玉為質上象其銳首之形說文作珪從玉從圭
封會意頒諸侯之爵土即錫圭以信守之謂桓信躬則得矣若介圭與蒲穀璧何總之廢事形之過也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為民者必詳盡周到兵以定亂刑以懲惡原為益下

中所固有之事非適計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損之三益之四皆以身往益人者故損三象行而就彼益四象遷從依人夫懷益下之志位居于中以行所事必先告我先公人神協謀龜筮允從矣如盤庚避河太王避狄武王都鎬成王建洛皆遷國也使民棄其鄉里遠適他邦更變煩擾民亦何以堪此然欲為久遠之益非暫勞何能有成且民心惟我是依亦

子依其父母但知慈親之可恃并不知故土之可懷也雖遷國為非常之事而亦利用也泰不足論若漢之新豐五陵其為依安在直是流竄无辜爾豈與闗益下之道者哉

仮依倚也從人從衣衣附于人身動止不離最親切者也遷遷登也從辵從䙴䙴本升高與登何異加辵實俗人贅筆䙴象鳥巢言人所託棲也上下四手兩人舉之而去為移徙意移徙必舍卑濕而就高燥故

云登云升當擇善所又從節古作　栖從手從西西即棲也用手挽物而尋棲息之所也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恐遷國病民有傷益下之志告之祖廟而從所卜可以成其益民之素志矣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大作享帝凶事遷國四文為象振動變更之日多安靜寧謐之時少得无以養人者害人乎人君孚信協

于萬民无不知其以惠愛為心勞之乃所以益之也勿問其他自宜元吉夫既天下信之矣豈止功業盛大與將使黎民沐浴雍熙臻无為之至治受惠在我之德也則化民非聲色矣

惠惠仁也從心從叀叀車軸耑也全車之運用俱管轄于此仁愛及人者當有術以濟之使可轉動而不窮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惠民為心可　勿問其難易況又得元吉乎夫以事功為惠未可云至治漸仁摩義惠民于我德然後大得我愛民之志也聖人惟恐人君好為勲名益下之心淺厲民之政煩則殆矣特賛惠德為大得志則弼教明刑制禮作樂盡歸无為而後已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　勿恒凶

益至于終則盈滿已極无有餘地復為容受彼先拒人人莫得而益之陰陽消長之數迭為升降既莫能

盈必就夫損勢位隨時而去俎豆衽席悉為戈矛竟不知災害所興從何卒至言或擊盖天人而可擊之也君子持滿守盈之道惟知進退存亡寵辱不驚爾卦體躁動患得患失其立心無恒常之徳此其所以凶也雷風為恒易位為益反其恒之次第是為勿恒

富貴當益極无位无民有天下不與之意亡矣學問當益極自以為是拒人千里之外空空无知之意亡矣氣血當益極碩大臃腫如戚施籧篨聦明睿智

之靈性亡矣士君子須有終身不自足之心守為恒德高不危滿不溢舜禹未嘗自為聖湯武未嘗自為功通不變其塞樂无改其志益固未有極時也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據益而言謂之莫益此一偏之辭耳上豈止于莫益乎且有不及防之擊自外而來未可指名者也禍福无常門乘時而至時益則不期益而益出望外時不受益雖多方偹擊而擊亦來于意外君子所以貴知

時也

偏徧頗也從人從扁扁者一戶之版圖非天下大觀有不全之義以其不全又為頗側之義

損益因乎盈虛盈虛又隨損益惟時使然書云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即此意也天地陰陽之氣其來者日進而日益其往者亦日退而日損損可保長益不可久恃故山澤之在天地間亘古不變風雷雖猛烈直須臾已爾損言益者即損是益人心无聲色貨

利之擾智慧高朗審時不忒益不言損者勢位富厚作為紛賾雖有損之幾倪不自覺也損則靜益則動也三代損益因時立法雖忠敬質文未有久而不敝者君子救弊大約用損之事寡而用益之事多故老子曰失道後德失德後仁失仁後義失義後禮新故相尋益而不止天真太樸亦幾損盡而无餘苟懲忿窒欲以為損遷善改過以為益則天弗能違時勿能囿矣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象辭卷十三　十四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上國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貢生臣劉爲幹

周易象辭卷十三

周易下經

餘姚黄宗炎撰

☱☰ 天上
澤下 夬

凡物有所增益必至盈滿踰乎其量則溢出而向下舜禹授之天下不見其有舜禹江海也天下杯水也蓬蓽之士天子顧問宰推轂量不能容或多至喪

其生平蓬蓽之士坳堂杯水也顧問推轂杯為舟也古今无分量外之功名亦无分量外之德業分量不能容受顛蹶隨之此盈之所以必決也此夬之所以繼盈也天本至高澤本最卑天反居下而澤反居上高卑倒置勢必傾覆天之將雨大川巨浸俱蒸雲吐霧輸于寥廓旋當沛然下降无久羈天上之理皆決之象其晝以一陰據于五陽之上處非其位徒以非道之說銷天下之剛直遏天下之健行未有久而不

敗者愚按卦爻象辭絶无決去小人之義先儒徒執扶陽抑陰之例遂以剛長乃終一語為五陽決一陰失其意矣夫陰陽之在天地何嘗瞬息相離豈有可扶可抑但以類推陽有似君子陰有似小人據六十四卦而論陽得位未嘗全吉陰得位亦未全凶顧其時何如耳觀莧陸夬夬柔乘五剛及施禄居德則夬之君位在上爻而不在五爻合觀六爻似上六一陰昏暗貴而无位髙而无民五陽无所施其匡弼各有

悽然去就之憂再繹夬之文義有以手持玦之象人臣有罪待于境上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決決去也圜者為環周圜无虧缺者為玦有一面之不屬乾為金為玉環之質也兑為毁折為附決決之義也反覆詳敷情狀宛然初為小臣去就甚輕見幾而作者也二居下卦之中自守封疆慎以觀時者也三當去就之閒褢㑩瞻顧至于必不可留而後決去者也四五與上同體為貴戚近臣无決去之道故四欲居則亂

及欲行則不忍欲諫則不聽者也五知其不可諫韜晦自藏隨行遯隊以去者也上仁賢已盡國家顛隮无所施其號令矣諸陽自顧之不暇何曾見其好剛使氣恃衆而驅逐小人乎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夫天下國家當盈之後倉庫充實人才足用人君于此往往驕奢自是不納善言惡聞諫諍位髙无輔立于其朝者小人則阿說苟容君子則道不行而求去

卦之五陽皆君子也皆有眷兹宗社出門罔𦂳之悲元首股肱同為一體至于去國豈得已哉治百官察萬民非一人任也彼二三大臣同立于王庭以對揚休命當其孚誠相信號呼相應之時已有危厲存乎其間安不忘危進不忘退但當告戒其私邑可為退處之計不利于自恃无恐即兵戎以自衛則无君忌上罪之大者唯利于負罪引慝往而不現爾或曰士君子之仕也際世昌明則彈冠相慶見事不可為則

攜手同行瞻烏爰止將誰執其咎乎曰有比干有箕子有微子各行其事也宮之奇百里奚固嘗效焉葢就去國而言无道卷懷明哲保身亦聖人所不非也

古之卿大夫俱有食邑不但於諸侯

韋𠬝夬玉珮也從𠃌象玦從丨貫玦之索從又以手持之也小篆因玦以玉為質加玉為偏旁而其形反晦愚按爾雅肉倍好曰璧好倍肉曰環肉好一曰玦大傳上古結繩後聖易以書契葢取諸夬嘗求之而

不得其故豈古者叏叏二字相因叏所持者玦叏所執者乃環與豈叏象方結之繩叏象已解之結與揚

揚飛舉也從手從昜昜性上升言飛舉者人舉手以上物使之顯者也㢑

庭宫中空地在屋之前以步立瞻望之處從广側屋從廷可安步獨立也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成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夬之為義取其判決无所瞻顧而依違也剛柔相比
兩相兼濟以成用此理之常至剛柔性背莫能調濟
則剛將決絶于柔而去矣柔多沾滯剛多果敢唯剛
能決柔柔不能決剛也朝廷之上君臣揚搉綱紀是
張乃以一柔之昏暗貴極无位乘于五剛之上无可
用其弼直也雖當孚信呼號通徹之時而早知有危
厲其兢業畏懼之心乃其光明鑒燭之智也人臣當
恩義乖睽禍患莫測外視宗社生靈内顧身家性命

以為救敗計諸侯自守其國卿大夫自治其邑不可即戎以恃强然其所為豈得已哉其所尚者乃窮極不堪計无他出也窮如獸窮則搏之窮人臣止宜引罪自退往而不返以全臣道剛正之氣不可磨滅其勢遂長是有終也夫文王以百里侯國僻處岐周自公劉以來積德行仁獨夫殘賊幾于毒害其身苟欲阻兵自救豈曰不能乃甘束身羑里聽生死榮辱于昏主正不利即戎之謂也如云稱兵以清君側无乃

已甚乎

浅　決行流也從水從夬夬有缺之義決水就缺處而去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則忌

川澤之氣蒸而向上以達于天必返而歸下以說萬物潤枯槁此夬之象也君子之居天位者覩九州之賦貢自下而上輸當與百僻卿士共享天禄復自上施而及于下此澤天之明象人君之正分也若以謂

吾能富貴天下人居以為德則天下人即忌之矣居如居功之居德如恩德之德君臣至情相倚一體共天位食天禄此常事爾所以同于父子比于天地義之至也苟徒以名物驅使天下而无至情至義行乎其間則犬馬草介顧不殆哉夫子于去國之臣而發言若此所以謹其離合之原也

己卯忌憎惡也從心從已已之為言私也人有已无則忌之已不如人則忌之其憎惡皆從私起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在下之小臣非貴戚肺腑非喬木世家其君臣之分誼輕其去就之決策亦易見吾道不行而事不可為則納履而去壯者矯健之謂壯于前趾言去之疾速有前而無郤也人臣不勝其任棄所職而往是負在上之倚任雖未至于僨事然即此輕受輕委已足為咎初蓋見幾明決非此之類

勝九勝任也從力從朕朕兆也能勝其任與否先視

其力而脟兆見矣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初乃時不可為而去非力不勝而往者如不勝其任而始往豈得潔身遠害乎即此為咎

九二惕號莫夜句有戎勿恤夜句

為下卦之主乃藩屏之臣小心敬慎于號呼相應之時雖當莫夜凡人俱晏安而弛戒備二獨至此而猶惕厲懼患難或起于忽微也平居之兢業如是以之

而當大事蒞兵戎則神閒氣定可无憂慮矣惕號莫

夜與夕惕若相似讀象傳知其如此分句也○象詞

不利即戎此有戎勿恤似不相合何也即戎有負固

不服犯上要君之意有戎謂彼加兵于我變起倉卒

而應之合宜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有戎為國家之大事何能勿恤唯得中道以處之故

也中則合乎權宜不以晏安弛警不以事變徒憂養

之有素行之坦坦者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居下卦之上公侯大臣而接于天子者見時事之莫可用其力遂奮然思去即置身于九達之頄急行而不顧位為藩輔其向背豈可如此之輕易乎有凶之道存焉矣君子處之當夬而又夬一決不忍絶至于再決猶遲遲吾行不敢攜手隨衆寧獨行煢煢去之不速至于遇雨若沾滞其身有所愠怒而不惜乃可

以无咎君子去就唯義所在潔身高蹈三非其位也獨行謂初處下位進退自如二居中自守與上寥遠可以不行四五貴戚欲行不得唯三介于上下之交又與上應也

馗九頄九逵道也從九從首言頭頭是道也首字或作百或作頁本一字則頄即馗何疑哉自徐鉉繆音頁為入聲遂生支離而義反不明矣解者以頄為顴不如顴骨之頒其文從弁與九何涉馗逵二字古人

通用東漢賈逵亦作賈逵𩕳頏二字則義相懸絕況

三在下卦之上未可象顫𡇼慍怒也從心從𥁕𥁕

者𥁕中熱氣醖釀之意怒藏于心如醖釀而成也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君子于去就之際留連慎重忠厚之至然其終也亦

不及于咎何取乎悻悻哉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未澤體而居天上承乘比應皆剛格格不可入居則

臀无膚難以安席行則次且而不能前進葢責戚大
臣與社稷宗廟相為存亡坐視國家之顛隮痛楚无
以自解欲轉而他適牽羊以為贄則庶可免于悔但
于情于義有所不忍雖舉足而未敢投非緘口不爭
非畏罪不諫奈彼之聞言而不信何
𡰪臀髀也從尸象曲足而坐之意從𠘧𠦜從几指
所坐之物也殿字從之俗反從殿加肉繆罔之至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所處之位原无可用其果決故足次且而不前上為說主居卦之極逸樂之至而喪其五官之德聽已不聰豈能明吾所言乎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莧月官切

切近上陰澤上于天為雲為霧蒙蔽之象心雖知是非目不敢辨黑白如莧之處陸喪失其主則路迷動菲食息起卧紛然錯亂忽決驟而遠去又驚遁而來歸莧陸夬夬之象也莧澤羊也羊目大而无瞳子所

見模糊唯視羣中一壯羊之狡黠者為首悉隨其行止上為兊主羣羊之首也既昏極而不能自顧違及其他乎且以无首之澤羊處于高陸或上或下或東或西俱无定見然羊性好羣喪一首則又將擇一首以為向導上六決而向下以成姤則乾進于上五為之主此爻往來俱不失其中雖同行逐隊其中獨守可以无咎五上相比不能決去上將反下五亦隨之者也　四之羊山羊也欲其行則須挽故牽五之莧

澤羊也行不須牽隨逐而已故中行

萈萈澤羊也大尾細角俗呼綿羊者是也特著其尾以别于山羊讀月官切　舊觧作莧菜名讀胡練切誤羊角為艸語多牽强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隨人進退而得无咎䏶子眊焉其中未可云澂徹光明者也澤本内明起為雲霧則无光矣

上六无號終有凶

居最危之地當必傾之時自謂足以陵踐羣剛不知五陽皆去君臣道乖衆庶離心无所通其呼吸无可施其號令矣窮陰孤獨終必有凶　人君視危為安視孤立為衆輔賢人君子之去留漠然不相關切充耳拚聰惡聞其過始未有不恃其盛滿以謂禄位在身爵賞由我天下莫敢與抗及其終也无所作其威福事已无可如何矣此皆禄不下施而居德者也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如日在天吾生有命俱以孤危之位為可長保及至于終而始悟亦已晚矣

䷫ 巽下乾上 姤

風下天上

入之所向去此則適彼情之所屬判決于上則聯合于下陰陽消長合而離離而復合此姤之所以繼夬也夬以窮陰在上共指為不祥之物相率而欲去之姤以微陰下生競為親愛以迎其方張之勢乃相率而欲就之澤天同位西北近而不相得君臣同朝齟

齬不入天位西北木位東南逆相對待男女異室綢繆相眷葢君臣上下睽隔難合而易離男女恩私牵綴難離而易合故爻為淩而姤為遇也天下之去故就新離家而為家者莫如女其卦天上風下春風披拂于天下萬物受之而生長如女遇男而成生育昏姻為嘉禮有燕饗之義故有豕有魚有瓜有角皆備物也取女所以主中饋爻凡三言包包庖廚也包犧氏取犧牲以供庖廚為祭祀燕饗之用故曰包犧亦

作包義古字不加偏旁往往互用是包即庖羲即犧也魚爪非可包藏之物天下无理外之象不明斯義徒多支離回護而義愈晦矣

姤義取乎遇而六爻皆有不遇之象二不利賔是賔主不遇也三无膚次且是行旅不遇也四无魚是臣民不遇也五含章隕天是身不遇而以命誥遇也上雖言姤所姤者角遇猶之不遇也唯初繫于金柅則遇矣豈不以巽順在下易為遇合乎然又有羸豕之

誅正象辭所謂勿用取女者也人生遇合聽之于天枉尺直尋為之詭遇君子不為也

姤女壯勿用取女

陰陽消長天運旋轉在上之窮陰泼去不期其至而忽遇之于下故為姤陰居上其位雖高其時垂盡為退棄之象陰返其蹟雖微其理巽順其氣方生生有日新月盛之象不可視為潛伏之一陰易而忽諸其女直以壯矣巽為長女壯之謂也取女之道六禮既

備而後行邂逅相遇非取女之正也

姤

姤偶也謂偶然相遇也從女從后古后後二字通用與人期約必前往以相赴後而得遇則偶然也男女配合前者為嫡後至為妾媵不遇與君子相遇而已非匹敵也為一陰在下有女居于後之象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姤之為言遇也剛性果決剛欲上進柔性沾滯柔欲下行以柔忽與剛相遇則兩相膠固而柔能制剛矣勿用取女者謂陰雖在下其始生之勢方漸進而陵逼乎陽不可助之而與其盛長也自古女禍之烈必先蠱惑于男男與之以盛長之權而後莫能制女非自長也與之長也天高地卑其位隔絶苟非相遇則閉塞而无施生高卑氣通陰陽間襍品物于此悉禀其生生之化育相交錯而顯著剛无所遇困厄于下

為潛為惕何能大行其志有陽剛之才徳得遇中正之位以居之始可大行其道于天下遇合之偶然適逢其時雖庸衆亦可以表見不得其幾雖聖賢何所施其智力天地之大徳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遇與不遇為之也然則姤之時與之義不亦大矣哉

䢸遇逢也從辵從禺禺本動物无有定處行而相值乃偶然之事非期會所及也獸之往來必循故跡不踰分寸徐行而忽踐其故跡亦不相期約而值者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天无質風无形風行于天下无不鼓動而舒散其來也卒然而遇故名其卦為姤人君觀乎此象知天之所以號令萬物者唯風人君之所以號令臣民者唯命誥施之四方風行草靡无不信從雲雷雨霧霜雪嵐霾方偶遠近各有不同唯風之為物其在萬國九州雖有猛烈悠揚之或異而東西南北之去來未有不畫一者后之命誥輦轂窮荒咸為一體故謂之同

風命者明顯直截之令誥者丁寧反覆之辭也如尚書之八誥是也命略誥詳

誥 誥告也從言從告為以言語告戒人也當即告字後人加言以分別之古文作[illegible][illegible]從言從肉從又是祭告鬼神之意正與誓義相通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柅者收絲之罷金柅以銅鐵為絲車之柄而旋轉之取其堅且滑也一陰居五陽之下其力最弱其質最

微不能自爲興起必附于陽而後引之使出猶絲之幺忽必繫于柅而後蔓延縱横也即古樂府所云女蘿喬木之意夫陰之隨陽女之依男小人之附君子乃事勢之必然亦義理之至正者烏有不吉但恐自此而往其力漸壯女以依男者制男小人以依君子者傾君子其爲凶也已見于相親相倚之日矣獨不見夫豕乎雖係羸之于杙似乎不敢躁動然其放突之性豈因係羸而即改吾早已信其能蹢躅矣葢絲

之繫柅絲所欲也豕之就羸豕所不欲也徒知繫羸之同而不知親疎恩怨之分從此霄壤乎君子可不戒懼哉是女之制男小人之傾君子實男之罪君子之罪也如曰柅為止車之木未見既止之以木又繫車于止車之木也是繫字如何安頓況止車為軔為軏為軶未有為柅者羸豕與羸角羸餅同義

柅 柅籆柄也從木從尼籆收絲之器尼者取人坐而運木之意蓋收絲之器如車輪輪則行以動尼則

坐而轉也或從尸從木作□義尤易明□□

亍上讀昌棘切下讀昌菊切左足舉步曰彳右足舉

步曰亍合之為行說文以小步步止釋之非也凡人

之行一足舉而向前則一足止左步右止右步左止

豈有步專屬左而止專屬右之理乎小篆改作諧聲

以□蹢易彳從足從啻以□躅易亍從足從蜀

蹢取其足跡之踐地躅取其行之可見而煩難周折

甚矣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柔之為道不能獨往必有所牽引始能附之而行非止柔不進之謂大凡牽引皆挽之使前不屬止義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包即庖字包有魚與孟子庖有肥肉同義二與初近姤之最先有夫婦之象夫婦得魚烹飪于庖廚之內以自娛樂亦情理之常胡咎之有姤乃方遇之夫婦未親盎甃之職豈能修燕享以速嘉賓則魚究為庖

廚所有之物甘美止以自奉于賓何所利乎如曰魚可包藏吾見亦罕矣

（原）庖烹餁之所周禮庖人掌供禽獸畜辨其名物凡生死鮮薨之類從包者兼收並畜之意故即包而轉其聲後人加广以别之輾轉𧨏謄有加偏旁有不加偏旁經生不明斯義遂暗中摸索矣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魚以燕賓雖出自庖廚庖廚終不得而有之夫既據

為已有安得及賓之義乎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姤三從夬四來如損益之二五既未濟之三四其爻辭俱相髣髴三本風體上近乎天无所阻撓宜其行之疾速何以有无膚次且之象亦以初為木根其性下入三位上下之介乘承比應皆剛欲隨風而颺起則上礙于四欲隨木而深入則下窒于二故為進退不果之象處此位者兩无可據危厲何待言哉然而

與其失之鹵莽一僨而不可救藥寧失之因循猶可為補過之地也天下之榮辱得喪皆因遇合而成低回詳審自无不期之遇亦无意外之虞也故无大咎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人之得行其道者必有所姤遇始得牽引而上進三欲行而上下皆剛未有牽之者故次且爾

九四包无魚起凶

二之魚徒有于包廚之内而賔不獲享四之意欲娛

賓而包廚之內實无魚焉安能起起而成禮名實兩喪故凶起如起而為壽起而更衣之起同葢四處羣陽之中獨與初應是一隂之來唯四能有之此人情物理之常可以自信者也當姤之時不期而遇傾葢如故握手出肺肝固不可以尋常之交道為準則者也故初四隂陽正應反所不取初二偶然邂逅即定平生之交其時義使然四又烏能抗之也哉

起起能立也從走從巳巳乃小兒幼弱之意小兒

將走必先能立起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近則遇遠則否民可近不可遠初之幼弱伏處于下

民象也四為大臣不能代君宣命以得民疾痛疴癢

不之覺誰與親就故食无魚而民散矣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置魚于包裹之内具解既已牽強矣此又欲屈喬木

以包裹一瓜其牽強不已甚乎如云瓜之藤蔓藟附

于杞是以瓜包杞非以杞包瓜也聖人不為此影響不切之象葢曰用杞之美材為薪充庖廚而烹瓜云爾此義與詩野有死麕白茅包之相似夫死麕乃遺棄之穢物而用明潔之白茅以幡之而充庖不幾貴賤失位也乎瓜乃蔬菜之凡品而用龍蓯之杞以然之而供庖不亦高卑易序也乎然五以君下民以賢下愚如以美材烹常羮正施命誥于四方之元后也其一身之所蘊蓄措諸禮樂事功者煥乎其有文章

苟未悉表著于天下則猶若含而未露于是自高而及卑自上而及下使在天之文章隕而至于窮陬遐域煢獨小民无不瞻彬彬郁郁之盛治此正品物咸章天下大行之謂也是則姤之大者也

杞 杞木名從木從巳好生谿澗亦名枸杞枸性糾杞性直句有枝柯交結之義巳有幹木直立之義一種而稍有不同者

瓜 瓜蓏也象藤蔓結實之形在木為果在地為蓏

隕 隕從高下也從阜從員員即

圜之省體置圜物于高阜之上轉而就下不必人力矣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剛遇中正故有文明之盛治其德其位均相稱也為人君志在蒼生豈能家至而戸曉之不過因命誥以及民耳其自天之隕斷不能舍命誥而别為之術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獸之百骸角最无情其處最高身皆未露而其形先

見相遇以此有牴牾而无欵曲踽踽落落獨行无與人生如此孰與為歡乎故吝然而世路荆棘人心鬼蜮恩之所在怨必歸之寇讐戈矛斷不施于行路而施于親密視此始終難合者豈不脫然于恩怨之外乎故无咎　寡交者必視已過高視天下之人无足以當其意而人亦畏之角之象也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君子之于學也匹夫勝于自視无知君子之于世也

非斯人而誰與故能生生不息應變不窮使身世之遭逢槪以无情處之則高亢无所之窮極无所往自取其吝也

爻言君臣君臣之窮至于決絶而極其去國之時俱有悽愴眷戀之至情出諸无可如何者也姤言夫婦夫婦當謹之于始慎而至于勿取聖人欲其遇合之正夫本合者離而欲去壯趾惕號壯逵次且中行无號其位之遠近處之難易若此本不相知者不期而

遇繫柅有魚次且无魚含章姤角其遇合因時非人力可為又若此去不欲其速合不欲其苟覬乎去就離合之際而君臣夫婦之道思過半矣

☷☱ 坤下兌上 萃

物既相遇而相合凡其同類與同氣者俱將趨而會聚于此矣蓋合少而聚多姤暫而萃久也故姤之後乃有萃也天下最易會聚莫之間隔者无如水水所會聚為滙為瀦必在寬廣卑下之處始能容受衆流

停蓄而成汪洋浩渺之區然與水之本性則又異矣水行而澤不行也水在地无不浸潤地得水以堅水得地以流故為比比者舍已從人相得相親也來不拒去不追聽天下之飛翔其治化疏濶所以建國親侯而不疑澤在地无有滲漏澤為之湊泊以託于地地為之隄防以固其澤故曰萃萃者聚衆人而合為一體蓄積備具寧靜而固守之也藏垢納污易入難出驅天下于途轍必當制度整肅所以除戎器戒不

虞而防其或變何也比以民還民萃則以我治民也水睥睥澤歡虞也卦之兩陽居君相之位君子得時衆陰望而趨赴之所聚既衆情文不一有號有笑有握有引有龠之喧有嗟有咨有涕洟錯襍于其内爲君相者安乎誠固結使人人樂利然後下順而上説聖人又恐上焉者徒知臣民當順我當享其説故爻詞歡欣鼓舞少恐懼愁怨多而于兩陽則言其不當位言其未光以見聚人應天命之難也

後儒多以四位近君兩剛並莅嫌于僭逼謂四近下卦三陰先萃于四更欲因四萃五此皆諂諛之見增益人君猜忌之心者也觀五之陽剛正位豈後世哀平靈獻可比君相當權元首股肱喜起何嫌何疑而必欲盡削其承疑輔弼亦為不善讀書矣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會聚天下之人无有阻隔亨通之至也惟王者足以當之王者又不敢以萬國朝貢為吾躬之顯榮而推

原于祖功宗德使百職趨蹡咸肅雝于其廟而兩相昭假者羣聚而无衷心王者雖不欲專務為盛大然四海臣庶所以會歸者皆欲沐浴此大人之光華爾則天下悉由大人而得亨豈非上下同出于正道乎夫如是則其假廟可以俻物成禮用大牲而獲吉夫如是則其見大人可以因人和而集事葢有往必利也天與人歸王者受命之象

䒠萃艸貌從艸從卒言艸生叢襍之狀江河流逝

之水艸不能生潴澤之地其艸蕃茂卒有畢義謂艸所畢集也卒亦有衆多義謂艸之種類不可計也假假古額切讀若格至也從人從叚叚者借也計雅切鬼神幽明之道非有實蹟可據而天之于人祖考之于子孫必借明以達幽借人以感鬼借有以兆无而後其精氣可通故凡感格之事皆以假借而顯其誠敬然其大者則始于尸假人以為鬼也廟廟敬先祖貌也從广從朝古朝廟二字同用後加广以别之

朝本朝夕之朝與早同義人君視朝日未出月未沒勤于聽政之意子孫有事于祖考亦必夙興夜寐以盡其恪恭如臣民之趨朝也广者以朝適廟在其東方但見其側不見其正故不從广

牲

牲牛完全從牛從生凡郊社禘祫必卜犧牲而用卜得吉矣則別為畜飼之乃謂之牲言未殺也殺則毛血已去非完全矣從牛舉其重也

象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

亨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萃之義云何猶之乎言聚也下順而上說人民服從王者和樂由其有剛中之德而所應亦中正故能使天下歸之咸聚而不去也王者以天下之力致孝于鬼神臣民歸附于大人實相聚以正道祭則受福事則有功神人共與豈人之智力可希望乎乃天命使然王者直順而不違爾夫受命而興其於穆之運不

可窺測但觀其人心之歸向而聚會者高厚靈蠢之情俱章章可覩矣孟子使主祭百神享使治事事治天下歸之如水就下正用牲利往澤地為萃之意

耆孝善事父母者從老省從子謂子在老人之下能曲承其意竭盡其力也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羣流就濕而成澤澤固深且廣矣然歸乎地者即能溢出乎地上則萃可喜也亦可畏也君子觀其象知

臣民歸已者衆其情性參差將有凶頑不類萌蘖于中雖在治安不忘危亂故當戢干戈韜弓矢之時戒器皆已屏除常懼有意外之事非思慮所及防者葢戒備其不虞為急務也

除除殿陛也從阜從余阜指階級之髙下余指堂下之旁舍以其不在堂室借為革除遷除言置之旁舍而别具陳設之物于堂于室也

器器皿也從四口象籩豆鼎鼒彛陳列形舊云從戢者非也從犬犬能

守古祭祀及常用之器其銘識不曰子孫世寶則曰子孫永用器之從犬示後人以善守之意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人之會聚當其初來歸也莫不有孚信相感以為趨向故能不約而同是可必之于初者然從此以後其事變方殷豈可即保其終孚蓋至賾至襍本末可齊今則聚矣正乃所以亂乃萃者也天下之廣兆民之衆豈與此唱彼和相要約于一堂之上共為歡笑者

等哉言若匹夫之友則可呼號而聚握手笑語而无他也然順說之時天命所在勿用憂恤往而從上自得无咎　初處地下澤流就之有藏垢納污之象故云亂澤趨下則有聲故云號云笑

握握搤持也從手從屋屋中之物取之甚易其藏甚固手之搤持而不失墜亦猶是也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形蹟固聚矣而其志皆不同則亂正生于萃吾志苟

治何畏乎紛紜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象傳剛中而應謂五之應二二得地之中位之正率羣陰而歸于有位之大人相引其朋類為吉且无咎也其孚誠之感格可以達于幽明不必備物盡禮即用禴祭之薄鬼神亦歆享而來萃矣況于人之有形有質者哉澤性自上而下萃二欲萃五必引之使上也即汲引之謂

禴篆闕古俱作礿礿夏祭也夏月牲牢易敗反為褻慢勺其可用之物而薦之籥管樂笙簫之屬用音樂以娛神寒暑无所改變鬼神无形所歆饗者唯音與氣而已勺亦樂名也聖人知鬼神之情狀故祭祀尚音與氣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居羣順之内而獨得中與衆共聚孚誠特固始終不變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在地之上與澤相承萃之為象莫切于此矣故為萃如處衆陰之内而獨无應雖依附于人未有甄别之者故為嗟如夫𥜥聚于衆人中彼以衆人畜我亦何所利然順以從時往而有歸可以无咎不能獨立獨行僅與世推移寧不小有所吝乎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四五兩陽得權于上天下往歸是在上者有以入人

之深聚者皆獲順命矣巽入也上巽謂上先感我而我往也

九四大吉无咎

君相同治得君之專臣民莫不望而歸萃乘時御世其才具德原足以相配故能下順上說益我道大而獲吉也九五剛中既非孱弱之主亦无猜忌之心故天下信之而无咎　如伊尹相湯周公相武王君臣皆陽剛之聖人天下朝覲訟獄同來同理嫌疑何生

若伊尹相太甲周公相成王則雖順說而不能无咎

惟陽剛之君得陽剛之相是不世之際會也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毋以天下萃己而謂我才德當然以位言之實處多

懼之地為不當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衆陰萃于二陽而居君位者五也以剛中之聖居天

下之大寶臣民聚而歸之何咎之有其孚信之及于

人者不必皆自一己之所出而長人之善永遠貞固而不失其不虞之悔于此盡亡惟大人公天下无所猜忌故雖萃于四者亦咸萃于我矣　元乃人君之德永貞乃永保其君位猶言天禄永終也比與萃俱四海歸心之象比著于彖詞者即彖即五比惟知有君也萃著于五象者萃有君有相當之者在五也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雖有其位茍无其德則志豈能光顯乎五德位俱兼

又得賢臣以佐之所以能順說而當天命言人君不可以位自侈輕人民之聚也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澤性就下得地形之卑廣者而會聚焉凡財用謀畫俱出于此人得資之而悅樂齎財用也任土之貢咨謀畫也智能之士涕洟哭泣之狀說樂之反也澤居于上將汎溢横流人才賦税不能聚矣故兑說變為涕洟然君相明良以順天命上六得其所歸仍可无

咨

齎齎持遺也從貝從齊齊指五穀之類貝指珍寳之類言持黍稷金玉以贈遺也咨謀事曰咨從口從次問不厭詳以口相訪次第而及也洟洟鼻液也從水從夷讀他計切去聲夷有傷之義言傷于肺而鼻流液也涕洟俱澤出于首者澤在上之象

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澤本在下之物而居于上失其定而不安勢必反而

向下以成升也

萃卦六爻皆无咎葢以人才既聚用長以益短用有以濟无人人皆得以補過也

☷☴ 木下地上 升

萃之所聚者衆千人為英萬人為傑英傑之士出于聚會之中流俗不能沈埋其才智將漸進而上升升所以繼萃也卦取象于地中生木木始萌茁于地下得土氣之熏蒸養以時日遂成干霄拂雲之物使培

之也不厚則植根不固稍有揠盪偃仆隨之必所入愈深所出愈大故升之取義自微而著皆由漸積而成米粟自粒穗積而至升已可記數從此以及斗釜鍾庾及太倉莫不始于升也布帛自絲忽積而至八十縷為升已可經綸從此以及尋丈及冠冕衣裳亦莫不始于升也君子自小學以達于聖賢亦猶是也自委吏乘田以登于治國平天下亦猶是也六爻之升義各不同初之允升其升以氣二之用禴其升以

聲三之升虛邑其升以位由下卦而陟上卦之象四之亨岐山柴望則禮隆已極王則人爵已極山則形高已極升之无可復升者也五之升階有天下而不與高而不危之象上之冥升不息則形位聲氣俱消不知老之將至心與天通者也夫升本在上之名聖人示以極降之象莫卑于地矣偏指地下之木是舍其枝榦而專言其根也故求升者不于升必先于降先降則順先升則逆也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卦名為升而其所以升之象與義皆在于卑下凡民視之而不覺彼包含縕積之氣固已大亨而不可遏斯時之大人尚未得為萬物所快覩惟用見而後升之分量乃盡然斷无或阻者勿須憂恤其光顯之未至木向春夏則發榮滋長南為離火之位介乎木土之間坤土得之而融和巽木得之而蕃蔚順趨其時此天地人物之自然南征故吉也雖言其序次亦其

勢所必至也

升升十龠也從斗從一謂得斗中之十一也說文

作升亦從斗加一而斛量象形不可尋或謂象

機上絲縷形則得之借凡登上之用云自此而積也

正與卦義積小高大切合

象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

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木在地之中方句萌初發柔之甚者時之未至則伏

藏而不出時既至矣則奮然而特升其升之道惟巽入居下自能順行上達且内抱剛中之德有應于外是以能无所遏抑而太亨也大人見用于世今已必然可勿憂恤天下生民无不受其福慶也南征之吉乘時御運使平生所懐之志得于天而修于人者俱至此而盡見諸行事也　老子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強大處下柔弱處上此正柔以時升之義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木性上達然其所以生生者必在地中非入之深不成其升之事君子知陵節逆行不可以居身躐等銳進不可以為學當法地德之順積累夫纖小以養成巽木為高為大之才苟欲越次而升是卓无根之木于地上生意已絶何高大之足云　釋氏去其人倫日用非順德當下領悟立躋聖域非積小以高大淺識者徒畏其禍福有志者獨樂其精微元妙豈知地

中生木之義乎

初六允升大吉

升之初位實爲木根岐而處下其所入者深于此則其高大也見于彼不必覩其枝榦華葉而已允信其可升矣君子學行俱成小試則小應大試則大應皆自操乎隱伏之時豈俟布諸經綸而始定哉此非一人之吉其爲吉也大矣　晉升之義相近允有進之義晉允在三三地上與日近也升允在初初木根得

地氣厚也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賢人升降乃世道治亂之基此出彼應上下志同不特臣求君而君亦求臣也　初岐為木根則二三挺為木榦下根欲入上榦欲出似乎不同而榦升全在根固其志實相合也木下生根則上發葉時刻不爽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萃自上而流下六二又為柔質不能遽上而應五故

必引之使上然後孚誠相格而禮之隆殺始可勿論矣升自下而達上九二又稟陽剛之氣其上而應五也乃其時勢之固然孚誠感格通于鬼神竟可略其儀文度數即用禴祭之薄而已利矣何咎之有　升二為木榦其欲透地而出若有槖籥以吹嘘萃二為地中其容受澤處水土調和若有氣機以鼓盪故二爻皆有用禴之象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上下相孚將有利民之喜矣

九三升虛邑

四邑為邱邱謂之虛小國寡民之象也三位下卦之上其升已離乎地將自脅土弱俟而起天下歸之不繫吉凶者非常之事不可言吉南征志行不可言凶其西伯戡黎三分有二之時乎

虛大邱也從丘從虍百家聚落不成都市僅擇高廣之地日中相會以有易无爾人散之後仍為鳥

獸之所遊息為其无市廛故也因其聚少散多借為虛耗盈虛古有魖字以别于邱虛俗反不用專歸于借又于本文加土作墟繆戾甚矣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德髙位卑由漸而進天下信之故曰无所疑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昔升虛邑而不疑是人信之也今之亨于岐山則天受之矣天與人歸吉且无咎王、文王也文王未嘗為

天子故見于四而不見于五有形之升至山而莫加无形之升至格天而莫加文王自此不進以服事殷德彌盛而心愈小也

岐　岐周文王所封因岐山以名之也從山從支其山如木一榦中分為兩支也因為國都又作郊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諸侯祭封内之望非柴望之比亦順其事所當為爾事如有事于郊廟之事苟非鬼而祭何能邀福

六五貞吉升階

天命靡常惟德是與能貞者即吉也山體高峻歷盡崎嶇則反為平地殿陛之間東西兩階揖遜而升何其坦易乎履高而不危讓天位而不居之象也阼階居堂東南巽象賓階居堂西南坤象紂都在東阼階也岐周在西賓階也天子以天下為家主阼階是主天下也文王所升者賓階示終于臣位不為主也

階　階陛也從阜從皆由庭以升堂壘土為等級如

阜之髙為人所皆行者也古者階陛通稱後世臣庶稱階惟朝廷得稱陛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化行南國終于事殷此文王之志也柔順而升至于此可謂大得其所志矣彖傳南征志行階在堂之南征即志行迨乎升則大得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征

升階則堂由堂而入則為室為奥乃宴息之處昏夜

所居者故曰冥升明動晦休庶人手足之勤勞也大人法天晝夜不息雖寤寐未嘗怠惰即衰老猶不廢學升豈徒名位功業而已哉不息之貞大人即天矣
冥升不息猶書玄德升聞非事功可記者老子以俗人昭昭我獨若昬俗人察察我獨悶悶當之又曰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皆冥升之意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升之已極即是降之發端祿位名壽當其旣往何事

尚可留連雖富有四海能不轉盼而盡消乎則知不息不消者別有所在斷不在于升之上也

萃升二卦往來陰陽聚散升降之道也聚者未有不散升者未有不降聚必趨卑卑不能散而以升為散如澤聚于地升為雲雨而散于天下升必親高高則危而易降故困隨之如地中之木既升將為斧斤丹黄所及升之歲時須久降則倏忽焉爾萃之象詞俱若幽隱升之象詞俱若光顯亦以趨卑親高故也又

似萃難而升易萃合衆人其情事不齊升惟獨往其氣勢專一故也兩卦俱有取于祭享萃欲聚其散假廟大牲用禴所以聚已散之神魂也升欲降者升用禴享山所以升我之誠敬也聚散升降无間幽明其至矣乎

周易象辭卷十三